

書得起 · 極致之美

建築／設計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上午 11:30 至晚上 10:00  
 週日及公眾假期：中午 12:00 至晚上 10:00  
 地址：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 429-441 號香島大廈 1 樓 A 座

樓上書店，該是一副怎樣的場景？

層層疊疊的書堆滿書架和地板，排山倒海之勢向人壓過來，空氣中瀰漫著各紙張鉛字的氣味，簡體或繁體，要好小心才能抽出一本書來……可今天探訪的「書得起」，全然不是這副模樣。

日落之後踏出銅鑼灣港鐵站，行走在黃昏後的軒尼詩道上，幾乎察覺不到這裡有一間書店的存在。念著門牌號，去找香島大廈，幾次擦肩而過，兜兜轉轉終於找到這一米寬的小門。順著狹小的、畫滿塗鴉的樓梯走上去，眼前忽然柳暗花明，看到這間明亮寬敞的書店。

錯落有致的書架，簡單的擺設，流動的白色光管。從大片的落地玻璃窗望出去，是岸西車水馬龍的軒尼詩道。

這是香港唯一的建築設計專門性書店。在設計師的眼中，這間名叫「書得起」的神祕書店是購書的不二選擇。

書得起？是樓上書店的一種自嘲嗎？書店負責人說，「書得起」創立之初正是「沙士」肆虐之時，算是一種激勵。同時，「起」也有「起飛」之意，希望紙質書的未來能更好。

這裡沒有座位，原來靠窗的一排座位放上了書；抬眼一看，傍晚時分的客人也不過三五人。店主笑說，走在街上絕無幾人能發現這裡，只有懂行的專業人士能找到。香島大廈底下的招牌極小，與軒尼詩道一排排的招牌相比小得可憐，這是否算是過濾，給設計人更好的空間？他們說，不是希望人少，只是不要人太複雜。畢竟是樓上書店，好的話能一個傳一個，招牌無論如何都不能太過明顯。當然，也不乏慕名而來的普通讀者和觀光客，但幾乎都失望而歸，因為這裡，只有設計的書。

「書得起」的書太單一嗎？其實不然，逛了一圈，發現即使「設計」一個主題，也涉及了諸多方面。建築、平面、室內、攝影、廣告、旅遊……甚至遊記、記錄本地城市變遷，都是設計的一部分。細心瀏覽，還能發現諸多小語種，例如日文、西班牙文，也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往深走去，還能看見琳琅的一排排雜誌。這樣的陣容、裝修，不禁讓人暗想，書價該不如其他樓上書店便宜吧？其實不然，細細翻看，不單種類齊全，還有諸多優惠。店主講到，這就是「書得起」不輸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單書類齊全、價格便宜，還能比其他書店、甚至網上更快拿到新書。因為書商都知道此處雲集關於設計的書與人，會主動聯絡他們。一本書可能在綜合書店乏人問津，在此處都有人品味琢磨。

愛書人最害怕的事，就是好書店被淹沒在人流和大廈中難見蹤跡，在經濟黑暗的夾縫之中難以存活。而「書得起」有其獨特的生存之道。只要在Google上鍵入「書得起」，只要文章被冠以「香港書店地圖」就一定能發現它。它也早在豆瓣上紅得火爆，令不少內地網友專程來香港朝拜。可老闆說，他們並未做過甚麼宣傳。書店裡常常做些活動，也去一些設計展覽做書展。最高調的，也許是去大學裡擺書攤，因為大學生就是未來的設計人才。那些網路上的文章是誰寫的？就來自於讀者，來自於真實的人，絕不是店家的自吹自擂。這才是真正的樓上書店，它所有的一切不同都來自自己的個性，而不是為了迎合讀者。它像被藏在銅鑼灣裡，但真正氣味相投的人自然能看到這發光之處。

採訪中，店主也說，不少設計人會專程上來尋找靈感。的確，這樣「非主流」的圖書主題、未來感的裝修風格，加上不停溢出的音樂，首先讓人想到的詞就是「文藝」。靈感也許暫時找不到，但在裏面逛了一圈，的確有清新之感。那些漂洋過海的设计書，乍看和自己生活並無關係，但見它、讀它，乃至於進入這個書店，都是一種生活體驗。文字如果無法讓你身臨其境，那就請你移步去看看，這個軒尼詩道樓上的設計書店。





## 森記：無為而無不為

森記圖書公司

營業時間：中午12:30至晚上10:00

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193號英皇中心地庫19號



一走進書店，整個人就像書淹沒了似的：林林總總的書堆到了天花板，整個書店似乎滿得再也容不下多一本書了，而每一本書又都是沒有重複的版本。無桌椅，無咖啡，無音樂，唯有書便已足矣。怎麼擺進去更多的好書，怎麼取舍，店主每天琢磨的就是這兩個問題。不想風格，不想氛圍，似乎沒有必要也無法刻意營造，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在變與不變之中形成，頗有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感覺。

店內圖書種類很多，有小眾的，也有流行的。特別的是，店主會在最顯眼處擺放好書而不是好賣的書。她心中的理想書店是，書架上擺放的應是一堆不熱銷的書，也許五六年才能賣出去一本，但這些又都是確確實實的好書。得以置身世俗之外，單純地懷揣著一顆與他人分享的心來經營一家書店，這種純粹的不嘩眾取寵的，在今日也只能是一種理想了。

其實，初聞森記，全因報章雜誌上寫道這是一間貓咪書店。然而，一提到這個說法，店主就表現出出乎意料的反感。「你知道嗎？其實現在人們問我有多

少隻貓，我是裝作聽不到的。這不是動物園。這是書店！」她甚至十分憎惡以動物招徠客人的方式，「貓不是寵物，它們本身就是地球的一份子，它是你的鄰居，你不能擁有它。」以自我為中心的三分鐘熱度的愛遠遠不足。愛它，就要懂它。其實養貓與讀書甚有相似之處。「看書」與「讀書」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看書」是用眼睛，而「讀書」則是用心。只有字斟句酌，才會有所領悟。不必急於找到結果，因為很多時候過程就是結果。

書店開在地下室，離開時我走過那段通往地面的樓梯，想起店主說過的一句風趣的話：「我從沒想過退休，我只是擔心，若有一天，我年紀大了，不能下樓梯，那怎麼辦。那我就沿著扶手滑下去，又或者用繩用滑板。」巴斯卡在《沉思錄》中有一段文字：「人不快樂唯一的原因就是，不知如何靜靜地呆在自己的房間。」也許書店已成她心靈的房子，能於此靜靜地呆著，甘心老是鄉矣！



## 艺鵠：資本主義中的童話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六：中午12:00至晚上8:00 公眾假期休息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85號富德樓1樓



Art and Culture Outreach, 簡稱ACO, 中譯為「艺鵠」。「鵠」是天鵝之意, 而「艺」, 亦正似湖中天鵝的形態。

曾有人說：「不是一不留神就錯過了富德樓, 而是需要很留神才能發現富德樓。」當時我還抱有幾分懷疑, 我怎會輕易與這個文化人聚集地擦肩? 然而, 當我真正來到這裡, 才發現富德樓真的低調得令人難以置信: 黯淡的燈光在這車水馬龍的街頭顯得有點沉寂。

通過極窄的樓梯, 推開殘舊的門之後, 還能聽到門「吱呀」地叫一聲。要不是門口寫著書店的名字, 我還以為自己走錯了地方。「Yes Here You Are」, 我仿佛明白了這一句「廢話」的意義。

這裡的書不多, 慢慢流動的旋律似乎能從書的空隙中穿梭而來, 小小的房間沒有一點局促的感覺。店內還有兩張桌子, 讀者可以在這裡慢讀, 慢飲, 慢食, 連貓兒也只是慢慢地踱步。這裡偶爾也會舉行讀書會和展覽, 燈紅酒綠, 車馬喧囂, 都與其無關。與其說它是一個書店, 不如說這只是主人家中的一個書



房, 沒有人來人往, 沒有暢銷排行。這是一個要讓人留下來的地方, 而不適合行色匆匆地到此一遊。來了, 再留下來, 才能邂逅意想不到的美好。

在香港, 有一個可以慢下來的地方就如童話一般, 既有不可思議的美好, 又隱含著虛幻。經理Kobe一句一句地說著她付出過的努力, 卻又一次一次以沮喪結尾。

「這不是一個純粹的書店, 而更像是公共的文化空間。我希望更多人認識這個地方, 但一直沒辦法做到。」

「除了書店以外, 我希望會有更多的事發生, 但一直不是很成功。」

「我儘量降低書的價格, 希望更多人受惠於一元<sup>1</sup>, 也儘量選擇普羅大眾的書, 但還是不能自負盈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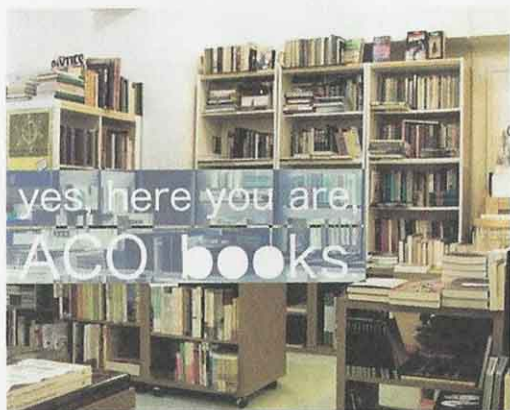
「我希望讀者能在這裡發現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書, 但是在本地知識份子中, 依然無法普及這一點。」

Kobe想, 也許是這個城市的價值和網絡的便利才導致了這些不成功。然而, 在她心中這些理由是根本毫無道理可言的。她不明白, 為什麼人們花錢吃飯不覺得貴, 相同價格的書卻讓他們卻步。她不明白, 為什麼閱讀明明就是和吃飯睡覺一樣必要做的事, 在這個城市卻被逼到一個角落。她不明白為什麼思想交流的價值可以被量化, 人們居然寧願省一小筆錢而捨棄交流的機會。

這也許是一種精神的失卻。「香港這個地方越來越奇怪」, Kobe忍不住感歎。

在採訪的這段時間, 書店一直不熱鬧。或許, 在繁華鬧市裡, 這種平靜反而是最珍貴的。突然想起在臨走時注意到的在店內讀書的年輕人, 他把頭深深地埋在書裡, 像是要把整個身體從腦袋開始融入其中, 手還有節律地敲打著搖鼓, 仿佛這樣才能提醒自己不能長醉書鄉而不能醒來。不知那時他正與什麼邂逅?

<sup>1</sup>富德樓業主只需象徵性地交一元店租。





# 冷 · 紙書

聽說圖書可以在漂書<sup>1</sup>的過程中被賦予生命，我也很想試一試放生珍愛的圖書是什麼感覺。聽說有一種無字天書<sup>2</sup>，只有在太陽光下才會慢慢顯示顏色，我也很想親自曬一曬它。聽說有個立體書王國<sup>3</sup>，我也很想進入那個異想世界。

關於書，總會有許多浪漫的事。而我一直覺得，活在書裡就已經足夠浪漫了。讀著書上的文字，仿佛就能放心靈，流浪到無他也無我的一隅。忘記標準，拋棄準則，痛快地剝去被一層一層生活打磨出來的老繭，只剩下靈魂了，要多乾淨有多乾淨，要多赤裸又多赤裸。書不是書，我也不是我，每一次呼吸與心跳都回歸真實的質感。

而今天，這種幸福似乎變了味兒。電子書的普及，讓海量的圖書沒有了厚度，壓縮成3毫米的金屬板。它們的銷售量成倍地增加，甚至在亞馬遜網站上已經超過紙書的銷售量。紙書只能靠精裝突圍，逐漸成為附庸風雅的擺設。

字還是一樣的字，句還是一樣的句，但我似乎已經無法從電子書的電路板裡找到通往那地方的路了。「人與書俱老」的浪漫夢想遙不可及。紙有情，書有靈，那老不死的電子書，如何與我共老？

我是頑固，但我承認，沒有什麼東西是鐵打的，紙書的確可能有壽終正寢的那一天。紙書會死亡，如果電子書能讓我像沾了毒癮一樣沉浸在墨香味中不能自己。紙書會死亡，如果有一天電子書也分紙質。紙書會死亡，如果不同的電子書也能讓我感受到五官之美。

彼得·席格把《聖經·傳道書》的一首詩譜了曲，歌詞常令我雙眼溫潤。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  
生有時、死有時

難的是，我怎麼知道甚麼是甚麼呢？



追溯歷史，由龜殼到竹簡到紙張，書籍的承載體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讓我好奇的是，在書籍經歷這些更替時，有沒有這麼一批人，近乎偏執地拒絕順應時代的潮流，甚至是逆流而上？

現在，我們也許認為這些古人是傻子，但那些像我一樣打著保衛紙質書的旗號的人，大呼「數字革命，紙書何去何從」，未來的某天，是不是也會有一群人將我稱為傻子呢？

或許有一天，紙書只作為純粹的藝術品時，大家就會如夢初醒，意識到當初只是頑固的習慣讓我們杞人憂天。從紙張到屏幕只是知識和價值的載體發生了自然替代，精神的烏托邦並沒有消失，只是被拆遷了而已。雖然也許很多東西是徒勞的，而我的荒誕不羈大概會被刻在時光的蠟燭上，它們慢慢被淚水淹沒，被心火燒完。說真的，我真不願看到，那最後一念，怎樣滅絕，怎樣被風吹散。

而諷刺的是，市面上的電子閱讀產品，無一不以紙書為最高目標。那如果電子書和紙書中的每一字每一句甚至是翻頁的效果都模仿得一式一樣，毫無二致，我會被它感動嗎？

換成大家熟悉的一個問題：如果科學家能把一滴眼淚里所有的成份都複製了，包括水和鹽和氣味、溫度——他所複製的，請問，能不能被稱做一滴「眼淚」呢？

當我老了，但願我不必費盡心機去博物館看冷冰冰的歷史文獻。但願枕邊還有一紙書讓我如癡如醉地眷戀。但願我不會因為看不到前面的希望和光明，而控制不住跌入回憶裏不能自拔。但願這但願並非奢侈。

無論如何，我都甘願做一個傻子。在一闕短歌般生命裡，這是多麼的幸運而幸福。

<sup>1</sup> 漂書活動源於數十年前的歐洲，是指將書本貼上特定的標籤放到公共場所，供拾取到的人無償閱讀的一項活動。拾書人在閱讀完漂書後，需根據標籤提示，以相同的方式將拾得的漂書放漂。

<sup>2</sup> 一本位於慕尼黑的太陽能公司的年度報告，這些書頁是用光敏油墨印刷的，故只能在陽光下顯示內容。

<sup>3</sup> 立體書王國·The Pop-up Kingdom，建國19.1年，目前收藏立體書數量超過600本。網址：<http://www.popupkingdom.com/>。